

鄧小平訪問「東協」三國的評價

羅石圃

中共排俄與拉攏「東協」的經緯

東南亞與中國大陸山水相連，或隔海相望，在西方勢力東來以前，此一地區的國家，都為中國的藩屬，而佔各國全人口十分之一的華僑，又都握有經濟重權，使西方殖民政府，無不另眼相看，所以中共在其建黨的當時，即設立「南洋共產黨部」于新加坡^①，將馬列主義經由此一東南亞大商埠之華人社會再向各國播種，新、馬、泰國共黨，即都是由此而形成，其餘各國馬列組織，也都直接間接受到了中共的哺育，至中國大陸變色，東南亞各國共黨無不對北平馬首是瞻，而「鎗口裏出政權」的毛澤東教條，更被奉為主臬。它們在中共的訓練裝備下，紛紛拿起了鎗桿，以近水樓臺的越共為首，一致興起了叛亂的烽煙，而北平也公開聲言支援其各國夥伴武鬥奪權。

惟自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簽字後，越共在河內雖已建立了赤色政權，但胡志明所醉心的，是蘇俄所標榜的和平奪權路線，使北平失去了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鷹犬；而美國又于此時聯合英、法、澳、紐、菲、泰、巴基斯坦，在馬尼拉簽訂了「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以內阻共黨叛亂，外禦武裝侵略為目標。這對中共而言，無論是讓越共遵從蘇俄的和平路線，或美國援助各國政府增強自衛武力，勢必迫使其各國造反夥伴不得不棄戰從和，走上莫斯科路線，而置其于鐵幕內外的兩線包圍之中。

一九六一年寮戰再起，接着南越烽火重燃，其所以導致越共不惜開罪蘇俄，再聽命于中共從事武鬥，乃由于寮共與「南解」在北平的教唆下急于武鬥奪權，如果河內不願棄和從戰，讓它們在中共直接支援下從事戰鬥，則北越便陷于由大陸伸展的勢力包圍圈中，蘇俄亦鞭長莫及而苦于愛莫能助。然而站在北平的立場，則認為印支戰爭：在表面上固然為驅美；但在實際上，乃以排俄為優先，因為這不僅造成了越共重新成為它輸出戰爭的鷹犬，也堅定了其東南亞各國造反夥伴武鬥奪權的信心。

當越戰方酣，美軍已經參戰時，中共一心以為蘇俄唯恐觸發核子大戰而不敢介入，這便使它達成了排俄的目標，一旦華府在它所指使支援的東南亞各國共黨全面叛亂下，及在越南戰場曠日持久的纏鬥中，不得不放棄協防時，則此一地區，便將成為它的一家天下，誰能料到蘇俄中途插手援助越戰，居然並未觸發美俄戰爭，且在美毛鵲蚌相爭之情勢下，使河內及東南亞其他各國共黨陣營

註①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

親俄派崛起；而各國政府，也多墮入蘇俄的貿易與建交的陷阱之中。

迨至北平不得掉頭拉攏美國，企圖聯美排俄之時，克宮已針對河內憎恨中共將其出賣的沉痛心理，獨力支援其吞併南越，並在永珍樹立傀儡政權，甚至「印支聯邦」亦在蘇俄支持下呼之欲出，而北平僅能掌握的棉共政權，則已陷于三面包圍。故中共不得不轉而籠絡「東協」國家，以便突破俄越寮共對大陸南北的包圍，這是中共從七十年代以來，對東南亞國家展開微笑攻勢的真正原因。

一一 泰、馬、新接納鄧小平訪問的背景

北平對「東協」各國關係的突破，雖以爭取與馬來西亞建交為濫觴，但雙方關係迄無法多求進展。當俄越共與中共卵翼的金邊政權化友為敵，並形成了邊境烽烟的緊要關頭，中共便祇有竭力爭取與印支毗鄰的泰國。曼谷是印支三邦沉淪于赤浪後首當其衝的「東協」成員國家，尤其在越戰期間供給美軍基地，造成了河內對它的「不共戴天」之仇。北平調解泰國與棉共的邊境衝突，及使棉共拒絕加入由河內主宰的印支聯邦，都可以緩和河內對泰國的壓力。

一九七七年十月，泰國軍人再以政變將他們前一年所委託的文人政府推翻，其理由是他寧內閣與共產黨鄰邦談判毫無轉圜餘地，導致邊境聲勢喧嘩，遂不得不奪回政權。接着泰國總理克良薩宣佈應邀訪問北平，而棉泰邊境亦由干戈而化為玉帛，這便不難窺知中共與泰國軍方強人早已暗通款曲，同時，經由北平所促成的棉共移兵越邊，使曼谷得以隔岸觀火；河內為了全力對付金邊，不得不指使寮共停止在泰邊的挑釁，且為免泰國倒向北平，轉而多方予以籠絡。這些都是曼谷接納了北平笑臉所得到的甜頭。②

鄧小平訪泰，是應克良薩訪平時之邀，在表面上，是為答聘，其實在進一步爭取友誼，不僅企圖促使曼谷接納其「反霸」陣線，且欲經由泰國影響「東協」，所以中共外長黃華，在今年春季便有了「亞西安」將與它共同「反霸」的言論，再從李先念訪菲，一再聲明支持「東協」將東南亞作為和平中立區，不受外力的干預，華國鋒在「人大大會」的外交報告中指出印尼和新加坡即將與中共復交建交，以及印尼桌球隊出現于北平等言論和事實，更不難看出中共對「東協」國家的拉攏，並不止通過曼谷與馬尼拉而已③。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先前並無接納鄧小平訪問的表示。後因北平對河內為了護僑問題已形成劍拔弩張，且將華僑與華裔混而不分，一體列為保護對象，以致華僑華人衆多的大馬，對越南所興起的華人風潮，深感危疑震撼，為了安撫北平，遂有外長利道丁的大陸之行，接着宣佈鄧小平將於訪泰後訪馬。吉隆坡雖明知鄧某此行是在爭取聯合「反霸」，但為了換取北平的友誼，及使其不再繼續對馬共叛亂的支援，亦不能不表示歡迎。這是大馬終於接納了鄧小平訪問的背景。

新加坡與大馬近在咫尺，中共一向視此一華人佔百分之七十六的新興國家為屬土屬民，李光耀雖拒不與它建交，但在前年五月

註② 「泰國當前外交政策的評估」，本刊，十七卷，第七期，拙著。
註③ 「中國面向南方」、美國「新聞週刊」評李先念訪菲，一九七八、三、廿七出版。

曾應邀訪問北平，窺其用意：一在澄清新加坡華人並非華僑的觀念，所以他在訪問時曾明白指出：新加坡華人的語言文字血統固然與大陸廣大人民相同，惟思想觀念都大有差異，且以新加坡屬東南亞地區，對大陸與「東協」國家認為遠親不如近鄰；一在讓隨行的記者團切實了解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實況，以便據實報導，使新加坡華人不致誤聽親共記者于受邀訪平後的宣傳——將地獄描述為天堂，更重要的，是新方與大陸的貿易總額，從一九七四年起，雖從四十五億新元，一躍而達到七十餘億，但新方都是逆差，如何達成平衡？也是他訪問北平的主要任務，④

雖然新加坡祇是大陸貨物的轉口港埠，新商可以從中獲取轉口利潤，逆差仍然有利于新加坡，但其工業產品，亦正需要打開大陸市場，且中共曾經應允增購新方所產的工業設備，包括鑽油杓，近海探油機，柴油引擎及船舶等，⑤且一貫以貿易為釣餌的中共權勢人物到訪，李光耀自認為對擴展貿易平衡收支，正好舊事重提，何況他一向主張對中共與俄越共的激爭須採不偏不倚的立場，新方既接納了范文同和蘇俄副外長費留賓的先後訪問，又安能拒絕鄧小平的報聘之行？這是新加坡接納鄧小平到訪的背景。

三 俄越在「東協」的搶先活動

對鄧小平「東協」三國之行消息傳播後最感緊張的，自然是河內與莫斯科，他們所採取的對策，在蘇俄，除由其駐泰大使館書面聲明支持「東協」和平中立區的要求而外，並派遣副外長費留賓分訪「東協」國家，表示願與美、日、澳、紐、歐市一樣，以「東協」為經技合作支援的對象。

河內亦于此一期間，先有副外長范憲訪問「東協」各國，不斷表明河內對「東協」要求列強保證以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的呼籲，不僅予以贊同，且認為應該加上「獨立」，及將此一區域組織擴大範圍，讓越、寮都能加入，至「東協」外長會議中有人認為河內所擬增加的「獨立」一詞，乃別有居心，范憲便立即表示可以刪除，可見越共為了防阻北平將「東協」拉入其反對俄越陣線，不但對「東協」各國曲意從事籠絡且企圖積極加入此一區域組織，以便進而將「東協」納入蘇俄的「亞安體系」，完成對北平的包圍。

接着范文同又在九十月之交，率團訪問「東協」各國，亦以泰國為首站，其所作不再支援泰共叛亂的承諾——包括政府與黨和人民在內都是一致，及其斷然同意接納泰國視為共黨淵藪的越南早期留泰難民四萬人回國，都顯示他表明的放棄支援泰共叛亂，並非徒託空言。⑥此外，他又聲明不再索討前南越政府軍人逃亡時駕入泰國的機艦，及決定釋放越界捕魚的泰國漁民及漁船，使越泰

註④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本刊、第十五卷、第十期、拙著。

註⑤ 「新加坡和中國友好關係」、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十一、十二、二版。

註⑥ 「范文同訪泰後的泰越關係展望」、本刊、第十八卷、第二期、拙著。

兩國多年的懸案，幾乎都已迎刃而解。尤其他對泰共的支援，以斬金截鐵的語氣，表明完全斷絕，毫不拖泥帶水^⑦，並於訪問馬、新、印、菲時，亦有同樣表示，這已無異給予不能作此承諾的鄧某三國之行，出一難題，迫鄧某到訪時，縱然使出混身解數，也無法使受訪各國朝野對北平的赤化陰謀，消除戒心。

其實泰、馬、新三國當軸之所以接納范文同于鄧小平之前之到訪，固然是根據「東協」不偏不倚的「等距離」外策，但亦有促使雙方在互爭「東協」各國的友誼時，對所付的代價自亦不能不互相競爭的用心，雖然范文同所作不再支援各國共黨叛亂的保證，未必都能言行一致，但在鄧小平到訪時，如果連此口頭保證的代價都不願付出，而仍然堅持政府與政府的友好，並不能影響黨與黨之間的國際義務，則其身價便已貶低。

四 曼谷「閉門」會議內容的窺測

鄧小平乃在蘇俄與越共為其「東協」三國之行的道路上，先行築起了重重障礙時，始於十一月五日，率領了卅八人的代表團抵達曼谷，在他動程前夕，俄越又在莫斯科簽訂了合作友好條約，其內容顯然是以包圍大陸及制服棉共為目標，這使受訪的東道國以及所有「東協」國家，更不敢接納他「反霸」的推銷，也等于是對鄧某的訪問平添了一層威脅。

從表面上看：曼谷機場上出現了歡迎的人潮，泰國軍警曾為他在全國各地特別戒嚴，但當「美聯社」駐曼谷記者訪問參加歡迎行列的華僑時，他們一致指出：在實行軍法的政府統治下，既然奉命必須參加迎賓行列，誰又願意引起政府的不滿^⑧？由此可見所謂歡迎他的羣衆都是奉命而來，情非得已，至于東主國軍方為他所施行的特別戒嚴，所宣佈的理由，雖是爲了防止反政府份子搗亂，實際上是唯恐急進的反共羣衆在親俄的泰共煽動下，爆發示威風潮；再則爲深悉北平一貫的兩面手法，在拉攏各國政府友好的同時，照例要支援共黨升高叛亂顛覆活動，可見曼谷對他的到訪，既要粉飾場面，又感震撼危疑。

泰國國務總理克良薩是鄧小平的談判對手，在五天的訪問過程中，先後有過四次會談，都是「閉門」密議，其中一次兩小時半的長談，且祇有兩人對話，連鄧的隨員和泰國閣員都未參加，談判的內容，雖未見宣佈，但從鄧在宴會席上的致詞及其在記者招待會的發言，加上克氏在鄧某離去後向記者的透露，以及種種行藏跡象，都可窺見端倪，鄧在抵泰當天的迎賓宴席上一再強調，「東協」堅持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的主張，不僅加強了成員國的團結合作，且有益于亞洲以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定繁榮，不過要特別警惕的，是當前的霸權主義，正在東南亞加強伸張^⑨，他雖然並未指名俄越，但「法新社」在報導此次消息的電文中，

註⑦ 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八、九、十、報導范文同在曼谷記者會上答問。

註⑧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十一、六、二版。

註⑨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十一、七、一版。

曾插入了當天的北平廣播，強烈抨擊蘇俄企圖聯合越共，將「東協」納入「亞安體系」以便包圍北平^⑩。這便已說明了鄧訪泰的開場白，祇是他兜售「反霸」的開端，所有言論活動，都是朝向此一目標。

他和克良薩所談判的，據有關方面指出：在討論世局的發展，且以印支情勢最近的變化為中心，而「俄越合作友好條約」簽訂後，中共及其羽翼下的金邊政權如何應付此項壓力，或亦在討論之列。由于在此同時，汪東興所率領的代表團正在金邊訪問，鄧小平必然會對東道主說明北平所採的對策，及所需要的泰方合作，泰國最擔憂的，是河內一旦在蘇俄支援下席捲了高棉，使泰國為赤色印支聯邦的俎上肉，所以曼谷對中共維護棉共政權的決心及部署，自然樂於預門，也會在可能範圍內給予協助。

鄧小平抵泰前夕，泰國最高軍事指揮官乃森將軍便曾透露：鄧某訪泰，其會談的主題，包括雙方擴大軍事合作之可能性^⑪。鄧在訪問期間，更曾參觀泰軍作戰演習，并由曼谷允許北平軍機假道來往高棉，以避免飛越寮越領空^⑫。凡此種種，都可說明鄧小平與克良薩所密談的擴大軍事合作，乃以企圖席捲高棉的越共為假想敵人，這是鄧小平訪泰的主要任務之一，至于「反霸」問題，鄧在離泰前的記者招待會上，雖曾公開指摘越共為「流氓」及東方的古巴，甘心充作蘇俄在亞洲——尤其在東南亞建立霸權的鷹犬^⑬，但他在宴會上的致詞，對越俄都不敢指名相責。這便顯示他已摸清了東道主對這方面的底牌——遵守「東協」的不偏不倚的外策，不能和他發表聯合反霸的聲明，以致他祇有自彈自唱。

五 訪泰得失的評估

泰國居民中，有四百萬華僑華人，及由中共哺育而成的泰共。在建交以後，設在雲南的泰共電台仍然叫囂如故，北平電台及「新華社」且公然播報中共黨方署名祝賀泰共週年的電文，鄧某此次訪泰，對華僑和泰共問題，自當有所交代，尤其在范文同訪泰時，曾明白表示越共將完全斷絕對泰共叛亂的支援，泰方自亦希望鄧某會作同樣表示。然而他對華僑問題，祇重申北平放棄雙重國籍，提到泰共，他仍然指出：政府與政府的關係，須和「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兄弟黨之間的關係分開」。並稱：「這不單是中共與泰共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問題」，更痛斥范文同訪泰時所說的話祇是胡言^⑭。

按「曼谷郵報」透露：鄧某有關泰共的說法，是認為中共如果斷絕了對泰共的關係，適足以驅使後者倒向蘇俄。由于泰共除堅持武鬥奪權的親北平派而外，另有經由莫斯科培養而成的非武裝泰共。從七十年代初期，後者始在曼谷學府從事民主活動——強調「

註⑩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十一、八、一版刊載「法新社」，七日曼谷電。

註⑪ 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八、十一、四。

註⑫ 台北「聯合報」，一九七八、十一、十。

註⑬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十一、九、一版。

註⑭ 香港「大公報」，十一、九、一版。

以城市包圍鄉村」，他僱軍政府的垮台，以至其後一連串的赤色學潮泛濫，都是此派泰共所造成。至前年十月軍人政變，學潮雖被救平，但左派學生領袖，已有不少人逃入寮國，接受俄越訓練^⑤，在此泰國即將重開大選之際，曼谷對親俄派泰共捲土重來的憂慮，比防阻親北平的武裝泰共叛亂，尤有過之，所以泰國當局聽到鄧小平解釋北平不能斷絕與泰共的關係以免後者倒向蘇俄的理由之後，並不如民間反應的忿慨。

至于華僑華人在泰國，並無嚴重問題，除泰共份子多為華人，及由北平支持的華文報刊，與經營大陸貿易者為其張目而外，其餘四百萬華僑華人，據「美聯社」記者從曼谷所發出的報導，幾乎無人願意回到大陸定居^⑥，所以鄧小平在曼谷提到華僑事務時，祇作舊事重提而輕描淡寫地予以交代，並未引起重視，在擴大貿易方面，中共以特惠價格售予泰方六十萬噸原油，及廿四萬噸柴油，價款總值約為一億美元；泰國售予北平農礦樹膠等產品，總價約為八千萬美元^⑦，逆差仍在曼谷，他如科技交換都不足重視，不過曼谷政府雖已允許了北平軍機假道往來高棉，但在鄧某訪泰前夕，泰國內閣會議，則斷然否決了泰國民航飛機定期來往北平曼谷間的計劃，可見泰方與中共合作的範圍，祇許局限於維護高棉獨立，而克良薩與鄧小平會談的重點亦即在此。

六 在吉隆坡的不歡而散

在多元民族的馬來西亞總人口一千二百萬人之中，佔有四百廿萬的華人，自獨立以來，大都不滿巫人的歧視政策，而設在華南的馬共電台，便藉此煽動華人參加馬共武鬥奪權，北平電台及所有宣傳機構又加以推波助瀾，甚至公然宣稱支援馬共叛亂，以致大馬若干華人多認為北平是他們爭取種族平等的後台，馬共即為北平的代表，即強調爭取華巫地位平衡的華人在野黨，亦認為它們與北平聲氣相通，并在大選時給予支持，所以北平得以經由滲透份子利用在野黨製造大選風潮，三屆大選所引起的種族衝突便是如此形成^⑧。

大馬當軸所担心的兩大敏感問題，無論是華僑華人離心，或馬共叛亂，都在中共的操縱之下，一九七四年，吉隆坡之所以不得不與北平建交，使中共得以突破與「東協」國家的外交關係，正是為了換取北平不再觸發大馬的敏感問題，不料中共對馬華與馬共挑撥支援如故，且以政府與政府友好，不能影響黨與黨之間的國際義務為遁詞，至范文同訪馬，斷然宣佈河內完全割斷對馬共的支援，乃使大馬朝野對鄧小平的繼後到訪，抱着獲得同樣保證的希望，但鄧在曼谷，仍然表示對泰共叛亂繼續支援，華僑問題，亦率由舊章。由于泰馬邊境的共黨叛亂，馬共、泰共實為一體，其羽翼支援，均以北平為主，河內祇是幫兇，所以大馬對這位來自北平

註⑤ 同註②。

註⑥ 同註③。

註⑦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十一、十、一版。

註⑧ May 13 Before and After 大馬前總理 Tunku Abdul Rahman，一九六九、九月出版，「馬來前鋒報」印行。

的訪客，在他尚未踏上國土以前，便已消解了歡迎的熱忱。

大馬首相胡仙翁在國宴席上的致詞中，首先開門見山地對鄧小平指出：大馬不會放棄它與所有列強保持等距離關係的政策——包括政治思想與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都是如此，也不允許本身的國土被利用來影響人民去支持或反對任何列強^①。前者在對鄧小平此來爭取「反霸」的企圖，關閉了大門，表明了大馬和「東協」斷不會偏向中共而反對俄越；後者更在警告北平，其所指使的馬共及同路人反對俄越，是大馬斷不能允許的。接着他認為鄧小平來訪，正好給予雙方進一步探討實踐建交時聯合公報精神的機會。因為北平一直都沒有遵守公報中的「和平共處」五原則。

本着如此的開場，在四天的訪問過程中，鄧胡雖作了兩度的會談，但對鄧所爭取的反對俄越，大馬自斷不會上鉤；至于馬方對北平所企望的不再導發敏感問題，其結果亦曾由大馬外長和祕書長先後有所透露：關於華僑，鄧小平認為凡未加入外國籍的，都是中共的公民——連被外國視為無國籍者亦不例外，北平都一律予以保護支持；且指出中共如果聽任華僑在外國受到不平待遇而不顧，則難免被世人非議；他又警告胡氏，謂大馬華人認為他們遭受了種族歧視^②。

關於北平支援馬共叛亂，鄧小平不僅表示不會放棄，且強調這是正當行動，對范文同訪馬時所作的承諾，他認為凡事必須以實事來證明，斷不能相信口角春風，對每一件事，他都必须具有把握達成，方作承諾，否則決不給予定期保證。其次，胡仙翁于送走鄧小平後，曾在記者會上重申大馬消滅共黨的決心^③，并表示此項國策，斷不會因與共產國家的往來而改變。我們知道：當年拉薩克與中共建交，乃由于沙撈越馬共集體放下武裝有所促成；但由此次胡仙翁與鄧小平談判後所說的話，可以看出吉隆坡希望影響馬泰邊區的馬共放棄武裝叛亂，業已落空，所以對這位訪客的反霸統戰，亦不會有任何祕密承諾。

七 李光耀對訪客的舌戰

新加坡是鄧小平「東協」三國之行的最後一站。李光耀總理深悉中共一向企圖利用新加坡華人為其走卒，一以破壞該國多元民族的團結；一以挑撥新馬關係與「東協」的團結，所以他在兩年前提問大陸時，即對中共表明了新加坡華人的父兄雖來自大陸，具有血肉之親，但相同的語文中詞彙各異，思想不同，且以位居東南亞，所以在對外關係上，視「遠親不如近鄰」^④。這不僅斷絕了中共對新加坡利用的幻想，也祛除了「東協」國家對他訪問並無邦交的中共之懷疑。

對鄧小平的到訪，李氏在歡迎的宴會致詞中，也首先着重于將此種關係撇清，他指出新加坡公民中佔絕大多數的炎黃子孫，是

註①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十一、十一、五版。

註② 「法新社」、「合衆社」吉隆坡電，一九七八、十一、十一、及十二、

註③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十一、十三、二版。

註④ 同註③。

華人，而非華僑。他們充分了解地緣政治，深知他們的前途，繫于新加坡在東南亞的前途，並不繫于中共躋身于工業國家前矛的前途，他們必須將建設的成果，和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新加坡人共享，以便同心合力建設獨立自由的新興國家，新加坡華人都已了解，他們無法為中共犧牲國家利益，也不期望中共為新加坡犧牲其利益^②。這一方面在提醒鄧某，新加坡的等距離外策，決不會被中共所利用而改變，其與「東協」國家及與國內多元民族的親善團結，亦不容挑撥破壞。

李光耀和鄧小平有過兩度會談，都有新加坡內閣不同種族的閣員參加，所發佈的消息也並無保留，值得注意的，是討論到時局發展方面，李氏明告鄧某，對中共與蘇俄在中南半島的角逐，「東協」國家決不介入。這對鄧所爭取的共同「反霸」，等于關閉了大門，無怪乎這位訪客在新加坡抨擊霸權主義，始終不敢指名，顯然是已經看清了東道主的臉色，在鄧某參觀了工業區及房屋發展等建設並一再加以稱讚時，李氏更指出：新加坡人對廿九年來大陸上發生的某些情事，非常感到困惑，至于在經建方面，中共似乎都在時時故意選擇漫長的途程，而不由近路走向工業化。

更發人深省的，為李氏在笑談中表明：當他于一九七六年五月訪問大陸時，斷不曾料到他會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得以榮幸地歡迎鄧小平以北平的代表地位蒞臨新加坡答聘^③。我們知道，李氏訪問北平期間，正值鄧小平被撤除黨政軍方面的所有職務，已經變成階下囚而被認為無法翻身；再加上李對鄧所指的，新加坡人困惑于中共所經常發生的某些情事，都是指着北平權力鬥爭的翻雲覆雨，這對鄧某個人以至中共，都極盡了諷刺之能事，也使鄧在新加坡的統戰，祇有拖槍而回。

八 總結

總結鄧小平的「東協」三國之行，在泰國雖有了若干收穫，但祇限于維護高棉的獨立地位，以便屏障泰邊，至于共同反對俄越勢力的伸張，建立北平所渴望的「反霸」陣線，由曼谷方面祇讓訪客自吹自擂而不贊一詞，更不發表聯合聲明，可見泰國乃志在藉赤色政權的互鬥而于中取利，無意偏向北平，鄧訪馬、新，則以堅持不放棄對馬共叛亂的支援，及對華僑與土著親善團結的挑撥離間，但因范文同已有承諾在先，便造成了兩國的反感，無怪他所進行的「反霸」統戰，所得到的祇是閉門羹，也可說是被范文同所擊敗。更重要的，為佔「東協」成員國總人口與總面積一半以上的印尼，正是北平急于謀求復交且已在展開談判的對手。但由于鄧小平訪吉隆坡時，公開表示繼續支援馬共叛亂，乃使企圖以復交換取北平放棄支援印共的耶加達，在全國輿論與國會的壓力下，不得不由外長馬查宣佈：對恢復與北平的外交關係必須考慮後果^④，因而扯長了與印尼恢復外交關係的距離，也等于是推遠了「東協」，可見鄧小平為爭「東協」聯合反霸的三國之行，結果正適得其反。

註② 「中央社」新加坡電、一九七八、十一、十二。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八、十一、十四、一版。